

白浪绿洲湿地放怀

◎刘树亮

苏桥漱玉带云流，竹苑鸣珂古阁悠。
童戏莲池摇月棹，史镌秋浦耀星楼。
牧天测斗窥辰纬，汀雁眠沙数狄洲。
长沐秦风融汉韵，白澜朱旆引鹭鸥。

白浪绿洲湿地之夜

◎郭顺敏

寻诗欲取小城幽，雅意氤氲画意稠。
岂料星河争幻彩，未及泼墨已奔流。

白浪河湿地公园

◎张立志

静水闲云别处无，千丛翠绿万丛朱。
人来总把江南比，我道江南亦不如。

【双调·水仙子】

白浪河湿地公园

◎徐泮珍

长堤云影荡轻舟，曲栈葭葭舞碧绸。
亭台临水风钻袖，江南烟雨收。类西湖、曲径通幽。天上飞白鹭，滩边戏水鸥，打卡人陶醉汀洲。

【中吕·山坡羊】

咏白浪河湿地公园

◎辛永金

烟波初泛，鲜花璀璨，板桥句美出潍县。水天蓝，柳丝闲，纸鸢白浪一番炫，风物潍坊今不减。河，景又添；人，去又返。

进城的茅草花

◎娇发

茅草，故乡阡陌上的一株野草。李时珍说它形状如矛，故名。其嫩芯可食，学名茅针，谷荻。《诗经》曰“蒹”，有“手如柔荑”之颂。在高密百脉湖区域，嫩芯俗称“茶叶”。花苞开放后曰茅草花或茅草缨子，秋后即枯，春日离离。乙巳谷雨，万安公墓。一箭箭茅草花，雪白如帆，簇拥在母亲坟冢四围，似母亲斑白的鬓角。往事像河湖湾塘的芦花和苇絮，随风从流；少时画面，历历在目。孤灯如豆，光线昏黄。母亲飞针走线，缝缀因窘拮据的日子。那根纤细的钢针不时在鬓角处擦捺无声，我和哥哥则酣睡而眠。长夜漫漫，人生海海，一场无法抵御的大雪下在母亲头上。

 追忆清明前夕，风和日丽景明。我们的小脚丫踩着母亲的脚印，踏遍原野沟壑，提篮背包，采食茅草嫩芽。我们叫“提茶叶”。小心翼翼，从两片茅叶中间往上提溜，芽尖紫红，茎根圆白。我们嘴里一遍遍咕囔：“鼓颤鼓颤，老娘放鞭”，自我安慰，防止提断茶叶。扒开嫩叶，奶白细嫩，入口即化。胜过榆钱和槐花，比明前龙井还金贵。谷雨之后，芽苞绽放，茅针长硬变老，再食味同嚼蜡。

 我居住的地方，毗邻金光公园。公园南侧有一片草地，草地上有丰茂的茅草缨子，随风摇曳。原先人工栽植的草皮，不服水土，又加上茅草洪荒之力的冲荡，几年时间了无踪影。茅草茁茁壮壮丛生。近些年，城市化进程加快，城市扩绿增容，添花美颜。一棵棵柳丝竖绑的大树进城安家，一车车肥沃的泥土覆盖了断砖碎瓦，连同泥土里孕育乡土基因的植物种子。乡下的元素在城市里靓丽起来，如同夏日嘹亮的蝉鸣。城市的孩子也跟着开了眼界，知道自然界还有一种花叫茅草花。我每次散步走到这里，都会下意识地俯下身子，像问候久违的朋友。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”，故乡原野上草的味道和泥土的气息，陶醉沁心。我好像回到了生命的原点。原野无垠，平畴低荡，依稀看到母亲和乡人劬劳奔命。

 那是一个夏天，公园南边的金融中心正在施工。远望高高的脚手架上，一顶顶白色安全帽争恐攀升。烈日炎炎，行人走路都大汗滂沱，那些拼命生计的农民工兄弟们岂不挥汗如雨！他们来自五湖四海，那些背井离乡的生命在空中高悬。穷且益坚，粗砺之手欲裁剪彩云霓虹，装扮这个奋进拔高的城市。我仿佛看到，故乡冬日漫天飞舞的茅草花。

 睹物伤情，想起上世纪60年代，在泉城打工、流浪街巷的父亲和伙伴们，我的眼泪止不住流下来。我弯下腰来，为寂寂无名的城市建设者鞠躬致敬！

娘亲啊，您给了我那么多

◎韩瑞华

晨雾里又飘来槐花香，仿佛您系着褪色的碎花围裙，在灶台前熬着蜜糖般的米粥。我数着您鬓角的白霜，忽然惊觉这世间所有的情诗都该让位给一双操劳的手。

婴孩时您总在子夜起身，踩着月光织就的银毯，用体温熨平我啼哭的褶皱。那时您的手抚拍着我，像极了摇篮曲里柔軟的云，托着我在星河里飘啊飘。高烧不退的雨夜，您抱着我穿过三条街巷，急雨打湿了您的布鞋，我却被护在您干燥的胸口，让惊雷都化作您肩部颤抖的暖意。娘亲啊，只有您的爱才是我成长的阳光。

学堂门前的梧桐叶落过十载春秋，您总在天未亮时就把石磨磨好的食材摊成煎饼，把碾压碎的瓜干粉蒸成喧软的窝头。为了购买一块石板，您硬是省出一个春天的鸡蛋，换来了我的笑颜；那年生活艰难，您

把省出的稀饭全盛给了我们，自己却连续几天饿着肚子，饿成胃穿孔，切了半个胃囊；出了医院，亲戚来家探望时捎来几个熟鸭蛋，您舍不得享用，仍固执地把咸鸭蛋黄全挑进我碗里。我读书好，那些泛黄的奖状被您当作勋章，在斑驳的土墙上排成金灿灿的星河。1978年，我参加全县中学生竞赛荣获第一名，您兴奋得像个孩子，说所有的苦累都值了。当邮差送来大学录取书时，您竟催着父亲买来鞭炮，炸碎的红纸像极您围裙上褪色的芍药花纹。硝烟里您仰头笑着，可被风卷走的泪珠分明坠着二十年的光阴。我的娘亲啊，我的每一步成长，都离不开您的牺牲和抚养。

那年我把披着婚纱的姑娘领回家，您攥着她的手像捧着易碎的月光。泪光在皱纹里蜿蜒成河，您却偏要笑着嗔怪：“这小

子若敢欺负你，我拿擀面杖追他三条街。”新妇慌忙拭您眼角的湿润，却不知自己睫毛也沾了星子般的水光。您转身往我口袋塞满红枣，花生与桂圆，那些圆滚滚的甜竟压得我喉头酸胀，我懂，那里面有您深深的期望。娘亲啊，我成长的每一步，都满带着您的期望，我不敢彷徨。

如今您已九十有三，老年的症状开始显现，同样的话五分钟可以说三遍，您常常把钥匙忘在锁孔，忘得很多，却始终记得我儿时爱吃的麦芽糖藏在哪个陶罐。每次归家，您总踮脚张望巷口，问我的孩子上班累不累，问地铁挤不挤，问云彩可曾落雨打湿他的肩膀。临别时，您把腊肠、酱菜、晒透的棉被压进我的行李箱，絮絮叮嘱像檐角摇晃的风铃的碎响。走出百米回头望，您仍旧站在爬满夕颜花的院墙下，单薄身影被暮

色酿成水墨画里不肯消散的留白。娘亲啊，多大的子女，一辈子也走不出您的目光。

此刻我多想变作您曾用过的那把银勺，在岁月长河里逆流而上，把您给我的春天一片片别回您的发间。若时光真有倒流的渡口，娘亲啊，请允许我成为您的港湾，像您当年抱着襁褓中的我那样，把余生的暖意细细编进您霜白的年华，再恢复您年轻时的模样。您给我的爱太满，满得让我珍惜您健在的每一寸时光，督促我认真过好当下，一步一步走好余生，好对得起您曾经为我编织出的人世间焕彩的童话，让您不再为我牵挂！

娘亲啊，作为您的子女，有您在，我们生活路上永远有力量，我们的身上寄托着您的希望，时间不老，世间不荒，我们没有理由停滞，您就是我们奔达的方向！



光影潍坊

摄影：孔祥秋

拍摄地点：昌邑市卜庄镇小刘村

母亲的草垛

◎孙爱勋

院子一角，有个圆形草垛，那是母亲的，母亲用它烧煮着一日三餐，粗茶淡饭，也烧煮着一家人暖融融的日子。

每年秋天，草木枯槁，满眼尽是飘落的黄叶和寂寂衰草，寒意渐浓的北风，“嗖嗖”地漫过田野，漫过山坡，留下一地荒凉寂寥。这时，收完秋的庄稼人，开始捡拾满坡的柴草，一担一担挑回家，垛在院子里，为冬天备下丰盈的温暖。

我还在睡梦里，母亲就悄无声息地上山了，她起早贪黑地拾草，是怕大雪突然而至，把聊以度日的柴草埋掉，同时也埋掉了热气腾腾的饭香和温暖的热炕头。

母亲估摸时间回来给我做饭，父亲在插旗崖干工程，不常回家，空荡荡的家里只有我这个半大孩子。母亲回来时，我就醒了，听见她在灶房里窸窣窣地烧草，很快，浓浓的草香伴着烟气飘逸氤氲，游弋在房子的每一条缝隙里。柴草的馨香黏稠而浓郁，有时挠得嗓子眼直痒痒，一个喷嚏打出来，母亲就在灶房喊：“狗娃子，起来吃饭。”

母亲拾草，认真而细致，不管是地下的荒草，还是松树上枯黄的松毛，她都一

点不落装进篮子。装进篮子里的，是一整个冬天的烟火，一个寒夜里舒适温暖的热被窝。母亲辛苦劳累一上午，就有了满满当当的一担柴草，她用扁担挑着，晃晃悠悠。挑在肩上的，是沉甸甸的收获，是满心的欢喜。

母亲垛草的时候，要在下面铺一层松树枝子，防止柴草因地面湿气重而腐烂。草垛一般垛成圆形尖顶，在上面覆一层麦秸草苫子，防止雨水或者雪水渗透到草里面。

母亲的草垛立在墙角，戴着草帽，圆滚滚，胖墩墩，像秋天里结出的硕大果子，自豪地晃动在母亲喜悦的目光里。母亲进进出出，都要望一眼墙角的草垛，那是她用汗水浇灌的果实，沾着阳光的暖，滋润着冬季的希望。

再看村外的山地，柴草已被收拾得干净利落，光秃秃的田野，裸露着黑褐色的肌肤，鸟儿啁啾着在地下觅食，寻找一粒散落的草籽。此时，天阴沉沉的，无风，似乎还有些暖意，不大一会儿工夫，一场雪就来了，潇潇洒洒，恣意飘飞。母亲围着草垛转一圈，把鸡狗糟蹋出来的草抱回屋里，烧一个暖意融融的热炕头。

或明或暗的闪闪烁烁的灯火，映照著祖母以及母亲给予儿女们无尽的殷殷呵护和拳拳怜爱。

那是一段怎样的苦难岁月啊！自母亲生养了我们姊妹三人，我是家中老大。在我的最初印象里清清楚楚地记得，父亲每每从学校回来家中，不是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，就是在家帮衬着母亲收拾家务。在照顾好那一亩三分地之外的罅隙里，依然马不停蹄地精心打理着那一块小小的菜园。父亲用微薄的工资，很少的工分 and 一分一厘积攒下来的卖菜挣的小钱养家糊口。白日里自母亲把点点滴滴的光阴，全都耗费在了推碾倒磨、割草喂猪、侍弄菜地以及田间劳作上。待到夜深人静，母亲便强挺着一身的疲惫和劳累，点亮那盏煤油灯，将灯芯挑得稍许抬头，只露出隐隐的些许光亮。在那

忽明忽暗、有气无力跳跃的灯火之下，母亲穿针引线，为一家老老少少纳鞋底、做衣襟、缝缝补补，倾心倾力，任劳任怨地透支着那一副孱弱的身躯。我依稀记得，为了尽可能少地消耗煤油，母亲总是将灯头挑拨得刚刚见些光亮，或及至暗灭。昏昏暗暗的灯光摇曳着，母亲皴裂的指肚上，不知挨过几多针刺的疼痛。一次针刺一次痛，次次针刺痛儿心，它紧缩着我幼小的心灵，让我童年的梦吃里满着对母亲的亲亲呢喃和深深疼爱。

最令我难以忘怀的，还是那无数个冰天雪地的寒冬的夜晚。屋外北风嘶吼，滴水成冰。屋内那盏煤油灯散放出的羸弱的灯光，飘忽忽忽，虽照不透黑暗、潮湿、透凉的房屋，却照彻进母亲对全家老小深情厚爱的心田，温暖着我们对未来崭新生活

周末了，把心情交给锅碗瓢盆，交给柴米油盐。博古架上的“古董”，每隔三两周，我都会腾出一定的时间来清洁把玩一遍。我多年来倾心心力珍藏的那六十九件“古董”，每一件都有它美丽动听的故事。我爱不释手，视若珍宝。尤其那盏祖上传承下来的煤油灯，让我珍爱有加、思绪翻腾。

听母亲说，那盏煤油灯是她嫁过来时，我祖母传给她用的。只见蓝莹莹的灯盏里，依然贮存着少许当年没有燃尽的煤油；一截七八厘米长的微微泛黄的灯芯，一头浸没在煤油里，一头焦黑地蹿出灯头；一顶白亮亮的玻璃灯罩，严严实实地罩在灯身之上。这盏煤油灯，虽历经近百年的沧桑，却让我打磨得光光洁白，以崭新的姿态向家人们讲述着那场遥遥远远，凄凄苦苦的难忘岁月：煤油灯下，那

煤油灯下的母爱

◎吕学民